

# 新編揚劇《鄭板橋》展清代名士凜凜風骨 梅花獎得主李政成： 京昆打底 揚劇立身

榮膺中國戲劇「梅花獎」「文華獎」「白玉蘭獎」，李政成的藝術造詣毋庸置疑。他以揚劇為根基，多年來向京、昆、梆、越等多劇種學習，更拜京昆梆子表演藝術家裴艷玲為師，潛心精研傳統身法，亦以「京昆打底，揚劇立身」為理念致力培養青年演員。儘管已是耳順之年，他依然在舞台上探索自己和揚劇更廣闊的可能性，期待揚劇未來滿園春色。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 
劇照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

2014年，李政成曾踏上西九大戲棚的台板，與單仰萍合作演出越劇與揚劇的《梁祝·十八相送》。睽違十年，他率首次到港演出的揚州市揚劇研究所的年輕演員，日前假戲曲中心上演新編揚劇《鄭板橋》及揚劇折子戲專場，劇團眾人關於「香港觀眾是否看得懂揚劇」的疑惑，終在演出後的真誠而熱烈的掌聲中煙消雲散。李政成說：「當年在戲棚演出，讓我近距離感受到觀眾對演員的喜愛，觀眾的熱情讓我們覺得熱血沸騰。十年後，我再來香港，在這樣一座嶄新的戲曲中心演出，是一種新的體驗，現場的演出氛圍讓我覺得很感動，香港觀眾不僅看懂了揚劇，也都喜愛揚劇。」

## 堅守戲曲本體再談創新

新編揚劇《鄭板橋》講述「揚州八怪」代表人物鄭板橋客居揚州，賣畫為生，得縣令之助，應科入仕，又因擅自放糧被免，重回揚州，踏遍紅塵，初心不改……全劇以史為憑，構思精妙，以鄭板橋擅畫的蘭、竹、石三畫融入情節，在豐富的戲劇事件支撐下彰顯鄭板橋的風雅、瀟灑與堅韌，更在濃縮與提煉中以世道滄桑折射出其剛毅硬朗的風骨。「這部戲以鄭板橋和五娘的情緣，以及和縣令盧抱孫的友誼為主線，以輕喜劇的風格來展現。」李政成介紹道，「《鄭板橋》雖然是新編戲，但非常具有地域文化特性，是傳統與現代結合的完美呈現。例如舞美是以一幅不斷轉換的畫軸作為主體，簡單卻具濃厚文化氛圍。同時，我們的音樂很接地氣，唱腔和曲調都十分豐富。」

《鄭板橋》由國家一級編劇羅周和導演韓劍英聯手打造，2023年首演以來，曾榮獲紫金文化藝術節

優秀劇目獎、第十八屆中國戲劇節優秀劇目獎等多項殊榮。經過一年來數十場公演的精心打磨，李政成把憐恤百姓、倔強不馴的「怪咖」鄭板橋演繹得靈動而深沉，「我首先要把握鄭板橋這個人物的性格和內心，再將戲曲最傳統的東西運用到塑造這個人物的過程中。導演在構思設計的時候就強調，我們必須要以強大的戲曲本體為基礎，才能做出新意。」《鄭板橋》已入選國家藝術基金2024年度資助項目，李政成計劃在資助項目結項後，繼續申報展開全球性的推廣演出，「越是地域的，越是民族的，越是世界的，我覺得外國人一定會喜歡這樣的中國傳統文化。」

## 待與粵劇院合作再來港演出

劇團為香港觀眾呈現的揚劇折子戲專場精彩紛呈，精選劇目《挑滑車》《鴻雁傳書》《林冲夜奔》《通天犀》及《史可法·沉江》可謂剛柔並濟、文武兼備，「我率領院團當今最優秀的青年演員，來為香港觀眾做匯報演出。我們的劇目非常有特色，《鴻雁傳書》是揚劇獨有的劇本，《挑滑車》《林冲夜奔》《通天犀》和《史可法》則是我們一直在打磨的。這些劇目展現了揚劇文武兼備的實力，也體現了我們吸收其他流派和劇種的海納百川的特點。」李政成續說，「折子戲專場完全是一桌二椅的傳統戲，用最傳統的戲劇方法來體現揚劇的魅力。」

揚劇向來海納百川、靈活多變，積極吸收及融合外省戲曲劇種和聲腔特點，如《挑滑車》便是京劇的經典劇目，李政成表示，劇團正與廣東粵劇院計劃舉辦合作演出，「揚劇和粵劇都有《吳漢殺妻》《白蛇傳》等劇目，我和歐凱明商討可以做一場混



◆《鄭板橋》劇照

搭演出，或者他來學唱揚劇，我來學唱粵劇，同時也有很多現代戲可以做這樣的新嘗試。這也是一種跨地域的戲曲推廣，希望之後可以再來香港做一次匯報演出。」

## 秉承師父理念培育揚劇新星

「我拜到裴老師門下至今整整20年，除了做戲，我從她身上學到更多的是關於做人，是品德、藝德以及對藝術的敬畏之心。」李政成回憶道，藉當年梅花獎藝術團演出之機，自己在領導和好友的撮合下有幸拜裴艷玲為師，「從此，對於如何推動揚劇的發展，我的思維方式和藝術觀完全改變了，我也正是秉承了師父的理念，才培養出了這批優秀的年輕學生。」

這理念正是「京昆打底，本劇立身」，他解釋說：「我們的基本功要像京昆學習，同時必須要保住自己劇種的特點和特色，我們的演員都有『唱唸做打舞』的基礎，即使一位旦角，她的身段和功夫也一點都不弱，這樣她演文戲才會更好看。」

「其實《夜奔》正是我們師徒一脈相承的戲，裴先生還要再傳授我們的年輕演員《通天犀》和《蜈蚣嶺》……」李政成透露，原本裴艷玲會與自己共同演出《蜈蚣嶺》，呈獻折子戲武戲專場，無奈師父腰傷未癒，只得遺憾取消此次香港之行。

### 戲曲助力揚州旅遊發展

隨着社會發展與時代進步，「新媒體」已成為傳播關鍵詞。借助新媒體技術，承載着優秀中國文化與中國故事的戲曲藝術不僅能走近民眾，而且能走向世界，進而有效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。對此李政成表示：「如今只要揚劇進高校就會圈一批粉，也使大學生對揚劇有了新的認識。我們更要抓住這樣的機會，推出更多更好的劇目，也用好新媒體吸引年輕觀眾入場觀看，這樣戲曲才有它的生命力，才會更好地傳承下去。」

同時，作為揚州市文化廣電和旅遊局副局長的李政成，也深諳推動文旅融合的重要性。正如《鄭板橋》中滿是揚州的美景和美食，「每次演出都可以說是一次揚州旅遊推廣」，而揚州的熱門旅遊景點中也搭起了小劇場，不時上演經典劇目，「景中看戲、戲中賞景」的沉浸式旅遊體驗也已成爲揚州文旅經濟的新增長點。



◆《挑滑車》，張藝瑾飾高龍。



◆《通天犀》，徐夢雪（右）飾許世英。



◆劇中細節鄭板橋與五娘的感情線。



◆《鄭板橋》劇照



◆李政成演出了鄭板橋的凜凜風骨。

## 香港粵語流行曲的故事

——從《港樂50·友弦樂聚》說起 ◆文：梁偉詩

港樂五十，2024年搞作多多。世界各地巡演之餘，《港樂50·友弦樂聚》進軍紅館，努力展演香港管弦樂團與香港粵語流行曲之間的因緣，由駐團指揮廖國敏執起指揮棒，何秉舜擔任音樂總監，演出嘉賓就有陳潔靈、馮允謙、林憶蓮、倫永亮、涂毓麟、雲浩影及葉麗儀。港樂與香港流行歌手的合作，一直都是叫好又叫座的表演項目。港樂的古典與流行 crossover 上推至八九十年代，林子祥、張學友、倫永亮、林憶蓮、側田、張敬軒等，都是港樂曾經的合作夥伴。這也進一步開拓觀眾群，讓非傳統古典樂迷，特別有動因接觸管弦樂。

《港樂50·友弦樂聚》追溯出香港粵語流行曲的發展，從七十年代以來香港電視劇主題曲插曲，到香港電影歌曲，乃至八十年代末倫永亮林憶蓮合作的《Ready》大碟，「都市觸覺三部曲」，無一不是「說好香港粵語流行曲故事」的進路。《港樂50·友弦樂聚》前半部分大唱「輝煌金曲夜」，用主唱歌手葉麗儀、陳潔靈的說法，便是「向輝煌致敬」（作曲家顧嘉輝、作詞家黃霑）。由廣播意義上第一首香港粵語流行曲《啼笑因緣》（1974），一系列改編自金庸小說的武俠劇主題曲，梳理出一條明確的香港粵語流行曲發展天際線，也是很好理解的早期香港流行文化的輝煌歲月。對於《港樂50·友弦樂聚》最粗略的描述，大致上電視劇、電影歌曲兩大段落，後者更由「編曲俠」Johnny Yim 編曲，《胭脂扣》《無間道》共冶一爐。

有趣的是，很多現場觀眾都說，音樂會前半段星光熠熠，眾聲喧嘩的經典金曲，與後

半登場的倫永亮林憶蓮部分似乎相當割裂。「輝煌金曲夜」與「港樂×林憶蓮×倫永亮」（2004）崔護重來的一個半小時全新精華版，儼如把兩個截然不同的音樂世界拼湊在一起。作為一名香港流行歌曲研究者，不禁會心微笑。來自不同年代的歌手，唱着由不同理念所製作、研發出來的歌曲……觀眾愈是覺得格格不入，愈是能引證香港粵語流行曲之路，在七十年代蒙昧開初、電視飯後，已走得又寬又遠。

倫永亮林憶蓮部分，更像是對香港粵語流行曲發展特定時刻的定鏡放大，聚焦於八十年代末的香港唱片工業的另一種想像力和格局的開展。當社會越趨知識化、中產化、優皮化（九十年代說法），流行歌曲製作人、創作人、歌手、聽眾，都自有其品味、世界視野、人生觀和價值觀，其時林憶蓮「都市觸覺三部曲」（1988-1990）的city girl 視角，便是開始具有經濟和文化資本的都市人，對世界的想像。不管是《逃離鋼琴森林》、《微雨撲巴黎》，還是《芝加哥的故事》，都充滿着中產格調和優皮生活的魅力，讓人目眩神迷。

流行曲既是社會與個人情緒的商品，逐漸概念化、精緻化、形象化，促使各式概念大碟的誕生，詞曲創作人也明星化起來。因此，《港樂50·友弦樂聚》最爲樂迷津津樂道的「林憶蓮唱王菲《靜夜的單簧管》」，《靜》原出自倫永亮之手，倫永亮才是被致敬對象，該組曲如《我說過要你快樂》便是當時得令的大熱流行。至於林憶蓮懷的已故詞人「洋蔥頭」林振



◆《港樂50·友弦樂聚》再講粵語流行曲的故事。攝影：Ka Lam/港樂

強，就爲香港粵語流行歌詞，帶來豐富電影感的寫法，筆下充滿鏡頭的疏遠與逼近。還有「唱作人」概念的誕生，倫永亮藉《歌詞》一曲勝出CASH流行曲創作大賽並晉身樂壇，自是其中標誌性的人與事。

間或穿梭於《港樂50·友弦樂聚》兩部分之間，涂毓麟唱的《分鐘需要你》（林子祥曲、鄭國江詞），自是輝煌軌跡以外「鹹魚白菜也好味」的廣東歌經典；馮允謙演繹的《命硬》（側田曲、黃偉文詞）唱出性小眾與世界的糾結，《給缺席的人唱首歌》也是香港的時代側影；雲浩影唱張敬軒2007年《酷愛》，意味着千禧後「後四大天王時代」的香港流行歌曲踏入全新世代。

如果「香港流行文化」是一部小說，香港粵語流行曲便是其中的一名主角，它天馬行空橫衝直撞，曾經拓荒般打開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。《港樂50·友弦樂聚》在漫長時間軌跡中打撈着碎片，無論爭產商戰還是武俠恩怨，都市情愛抑或歌手自白，都獨有其廣納百川的音樂質感與開放思維。未來的AI時代，香港粵語流行曲或許不免進入另一種模式的創作世紀，航向從未有入想像過的流行音樂烏托邦。

## 舞劇《金陵十三釵》在港獲好評

難忘的記憶最需要質感的表達



◆舞劇《金陵十三釵》在香港演出圓滿成功。主辦方提供

7月24日的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座無虛席。筆者有幸到場觀看舞劇《金陵十三釵》。伴隨舞者靈動的肢體，一段前塵往事緩緩展開。艷麗的十三釵，淳樸的女學生，敵人轟隆隆的炮火，彼此生與死的抉擇，這段震撼人心的金陵舊事，頭一次被搬上舞劇的舞台。演出結束時，全場掌聲雷動，這既是對主創團隊的最高褒獎，更是對那段烽煙往事最好的緬懷與祭奠。

舞劇《金陵十三釵》是著名導演郎昆的最新力作。在這部作品裏，他將寫實與寫意的藝術巧妙結合，將肢體與音樂的魅力充分展現，將歷史與當下的情感深度勾連，最終呈現給觀眾一部動人心魄、催人淚下的舞台大戲。舞劇首演以來，所到之處，無不受到觀眾熱捧。此番在港演出，亦有不少內地「忠粉」直追而來，場面堪稱壯觀。很多人開始詫異：為什麼一部主旋律作品能夠如此火爆？事實上，《金陵十三釵》經歷過從文學作品到影視轉化的再度演繹。但舞劇《金陵十三釵》另闢蹊徑，提煉出最具戲劇衝突的內容，配以衝擊力十足的舞蹈設計，再結合高度藝術化的配樂創作，以及極具創意的道具服飾等，讓整部作品在沉痛之餘兼有一種視覺引力，在冷峻之外呈現出一種藝術審美。

舞劇《金陵十三釵》在香港演出取得圓滿成功，還揭示了一個更深刻的道理。那就是：主旋律作品不代表一定要正襟危坐，正能量題材不代表一定是坐而論道，它們同樣可以藝術之唯美、演繹之純真，爲觀眾帶來人性之善意、心靈之洗禮。

◆文：小文